文勁而脈想点出秦史中間議論閎肆敘事精核健妥不覺其尚妥不覺竦

又注一筆作態

史記抄卷之四十七

范雎蔡澤傳

兩人爲一傳。寫范雎恩怨處烱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之相處勢如轉九於掌上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尿也雎

頓住

魏之郊境猶有三亭也祖餞之處与期三亭之南蓋送餞之處無人處也

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

與穰侯來的恰好不出不熱鬧

陡出危言

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
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范雎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
中無擲書生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
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暗含後來傾穰侯事案
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

述原委爲後張
本傳自左氏來
一如母子撈亦無
間可窺其廣陶
封一涤睢遂秉
入之

去就決之

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
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用事之人）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
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
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
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
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
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
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于有罪今臣

死生要之

此二句要其必用

刺害動之

此段語其必試畢竟不可以書傳未有奇策只以文詞之工遂

之匈不足以當椹質腰斬者為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

動雄主

激辭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宮中獄也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昬也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揖盡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

淩約言曰太史公
敘范雎見秦王一
段描寫光景出
於言外令人想像
宛然在目當入畫
家神品

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必○智此言方深入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三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尒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何等感動臣不敢避也大王信

通篇俱是虛詞要語於頭具擇圍

厲音癩

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
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雖爲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圖要之可謂破天
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儘能摹寫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
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慶
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
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
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
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提一箇臣何患一箇臣何憂一箇臣何恥而末係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臣之所恐者何等綁縛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亂意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

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
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
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
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
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
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
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
淺言之
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
有洗發
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

頓住

仰到此不言內叉亰先言外推所以深交其君而復能逐穰侯輩三人也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影穰侯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秦之緇叢見此一言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

峻厲無別字而
貴能鴻耀
得魚忘荃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附猶言和好之也○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昭破縱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已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

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此始言其事見秦王益親信故）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根深而後動）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危言以動之)乃所謂無王也
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
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
符於天下政適(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管齊自竒)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
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
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
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
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
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
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

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以前總只是摹寫雎之羇旅入秦而挽四貴之權。以後總摹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提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如手指語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如畫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妙豈有客

奇文奇事已引快
逗偏於此作一折
妙

相國御車無指
目者一直到府往
無文情故又旁描
一筆妙

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妙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
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
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
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
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總只范雎變姓名一句描寫千情萬狀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畧寓反詳之意
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
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
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
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
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
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
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應前然公之所以得無
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

未報舊恩而怀恨也

徒夾報復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告魏齊魏齊恐亡伏後案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暗伏後案非其內臣之意

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歳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專要摹寫雎之辱於魏齊顯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于恩怨處盡力嫋娜）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

名言

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平原固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虞卿棄相印而與魏齊亡謬矣）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

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
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
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
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
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范雎大罪太史更不放過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將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
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
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
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由睢死故揭之）
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

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如此結束如此過脈驪龍手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蝎也鼻巨肩魋顏蹙齃音惡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

計處只是免禍一意要看其人說次第

三句一篇主意按及處設論要不外此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

董份曰惟直若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歎耶
杜云

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
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
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
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
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故舊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

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
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
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
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
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
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
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
以前文相洗發
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
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
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
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
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
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
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
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

三子之功前應侯已道矣此復二詳述者似重複此蔡澤詞鋒正在此要見當時向語之氣象

高云忽添出白起是睢最刺心事辨士詞鋒不輕放過也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

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增一白起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

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
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
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
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
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
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
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
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
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蔡澤雖以辯智奪范睢之位然竟免范于禍其有益于范亦大矣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

凌云○蔡澤之代范雎方取相位○而旋即弃之○其取也若掇○其弃也若拾遺○卓乎不可及矣○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蔡澤傳不詳它事業以了范雎案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穰侯傾于范雎范雎奪于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猶謂之智士乎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

秋〇

范睢蔡澤畢

毅事大都具報燕惠王書中此傳只是就書中衍出稍拿撫他事迹之沿累如報子往腳也

毅之出處亦未善

史記抄卷之四十八

樂毅傳

讀樂毅傳令人頫生肘翼爲之憤咽而流涕云○戰國策本文好而太史公儘力摹寫

樂如字或讀爲音洛者悞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毅仕魏爲魏使

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遽留燕委質焉可乎當是時齊湣王彊（先以齊之彊起案）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同啗秦以伐齊之利（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應前）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毅能以羈旅入

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抑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罷蹈釁故也破之濟西諸
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
亡走保于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並暗伏樂毅書中語案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
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收齊鹵獲。妙妙
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
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
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
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

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亡軍失將破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

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爲將
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
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
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
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
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太史公前叙樂毅入燕本末甚詳故于毅之書如對鏡）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文生于辭。其辭哀。真足使人涕下。不獨蒯通王哭也。

功名二字一篇眼目

惟此一句是認過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一嗔）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悲切々中却作亂語
且注此戰國西京文
所以奇偉以人爲之不
直追列從羽矣
董份曰言先王功大
隱然自明
鍾云兩言可拳世界其
詞雖謙而意難奪
書後幅語含蓄
而意思厚處之
戰国輕薄悪態
此則所以高出千古於
沒後之理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應前叙事）
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燕宮名）故鼎反乎磨室（小宮名）薊丘（燕地名）
之植植于汶篁（留曰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
爲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文頭）臣竊不自知
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
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
愼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王遠

鍾云感惻悽惋所謂長歌之悲甚於痛哭

毋州事先王于沒汝之心

数語有儒者之風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毅留徇五年而莒即墨不下似失之迂且遲矣兵間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恐毅亦不能無失矣而夏侯玄之言語所謂耳熟故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國策載此書文
詳 新序則直以
為惠王遺望諸
書

趙樂閒君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因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

一趙一齊一燕是樂毅一生出处功名之地故首末俱以三國挽合

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
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
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
封之樂鄉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號曰華成君華成君
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臣一作巨公趙且爲
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
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

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樂毅畢

玦廉頗

史記抄卷之四十九

8 廉頗藺相如傳 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爲四人傳○須詳太史公以四人線索繞知趙之興亡矣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洗發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暗伏関節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

楊慎曰當时秦王用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焉

此論是非向料乘王翦陳輅自訝院臨來

只此一了其人忠智具是有德有謀賢同其眼趙王試臣之其耳

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

下文

暗照

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
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
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
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
發書至趙王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爲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趙王悉召群
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
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
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

前計無復之機出一
趙王齋戒此計無復
之又機出一秦王齋
戒寫相如心地玲瓏
立刻變化
相如之勇反在秦
王眼中看出

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有大体）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
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揣畫）恐其破璧乃辭謝
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
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
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
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
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又帶廉頗

凌登第曰廉將軍與趙王訣數語真有古大臣風節謂社稷爲重君也世人但稱相如抗秦之功更無人賞識及此可爲千古所色

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
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
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
本朝于尚書之雅野似本此
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
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還不過三十日兩人計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
秦聲請奏盆缻音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盛設兵補叙於此妙

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王摩詰詩畫相似
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
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兩人相影處妙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
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

忽寫其勇神色俱壯忽寫其怯神色俱沮

詞氣俱直以寧忍作寧諧遂令人推膺敢武夫止用此法

高云負荊請罪固相如有以感之而頗之服義亦不易及每視古人此等處輒嘆爲[illegible][illegible]敘也

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借前案[illegible]）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一篇領袖）

鍾云四傳只叙相如完璧完趙二事廉頗但以戰功稱最卻於將末交界敘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余丁有曰奢趙名將又能代頗趙敗秦之故附見之

刎頸之交以下錯記廉頗相如功業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名邑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結前起後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突起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

將者料度將出之辭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
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
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
其道遠險狹譬之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
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
死不欲人諫者絶軍中譁言也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
大喜曰夫去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

高云邯鄲上下應有闕文

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厚集其陣者嚴整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據高以陵下勢順而便利也）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三人同功體）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

高云頗所对壘者
武安君也棋逢国手
不敗便高矣必勝
㪅方称良將都
又云頗奢牧賢矣
然如在又得一趙括為
反將不現長平之
敗矣知三人宇国
之良矣

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伏案冷語）
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總挈）（詳）
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
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
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
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
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高云括母言毋括掌兵趙王不聽而卒以括代蓋括之虛名素勝而入秦之間言深也

應易言兵

戰事詳白起傳中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暗伏後案）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

仰視

應軍吏無敢

較馮煖語稍簡彼猶渝此直陳各有致

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毋（覆案）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廉頗廢用括括死復廉頗頗去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又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

先作兩語以為答○兩孰知反間也

高雲思用趙人者以其控循操練有素必楚則兵將不相習難于為勝矣○死於壽春不歸趙也深惜之

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矢尿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黯然傷神）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 看他不草草
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 反前作影
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 影 影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
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
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應 守如處女敵如脫兎
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能破敵禽將者賞百金

襜音丹 襤音藍

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即頗傳中語）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番音婆）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

高云前後頗以後牧天生開所以亡趙趙信開所以自亡也

高云。廉藺傳以滅趙結。見救臣之係趙存亡也。

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

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小論中不及牧何也

妙語。千古。英雄止於此要看得破耳。

廉藺畢

閔如霖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字自當如此

轊同軎音衛

凌登第曰前言田單不見知此叙單所以見知處何等曲折何等婉危

史記抄卷之五十

田單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伏後案）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

此第一着不先去樂毅以後計策皆無所施

次第出奇種種兵有味有態

此卒亦奇來乃湊手

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

有釁可乘

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

兵威在不測

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田單將兵起自市伍故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勝同之意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

堅之使守

激之使戰

約降以懈其志

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
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
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
怒之使鬬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家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
城上望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
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強示之怯
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
即墨即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敘る如指掌千百載下不啻得諸目睹

燕軍由此益懈（懈然後擊之）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亂而取之）所觸盡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豫讓則以入刺客若王蠋則次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倜儻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音皎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

復齊之功成自田單首倡義者王蠋也以王蠋附見田單傳後史公亦有深意

高云以蠋之致命死節而遂併感激齊人之忠義使之效死守而亡乎在田單下也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田單畢